

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春节。年过成这样,历史上大概也少有。我们赶上了。惶恐。抓瞎。捉急。最大的动作,就是远离疫情、“疫人”。而就在这时,有一个群体,却在悄然集结、整装、出发。他们就是医者。一种只是掌握了一门与我们普通人不同技术的生命。这门技术在这个春节,变得异常惊艳。而他们,在技术以外,也的确闪耀出了非凡的生命火光,让我们泪流如注,擦拭不干。

他们叫医者。我们仅仅从电视有限的画面中,看见他们一批批、一队队、一个个地慷慨赴难。有比我女儿还小的一群孩子,她们甚至剃去了一头秀发,有孩子还发朋友圈说:“不许说我难看。”然后她们和许多青壮年汉子,为人之父、之母者,也有两鬓已斑白的医者“工匠”们,一同走向了暮色苍茫。他们没有刻意关注镜头,有的还在整理行装中没有拉好的拉链。再然后,就被一种叫防护服的东西,从头罩到脚,再也看不清他们是多是壮,是多是男了。当偶尔露出面目时,脸上的口罩和护目镜勒痕,已经改变了漂亮妈妈和女儿的形状。也许她们准备在这个春节做美容的。现在,却是以这样的美容方式,让我们懂得了美的另一种至高境界与内涵。

在人类历史上,医者,从来都有很崇高的地位。扁鹊、华佗、张仲景、孙思邈、李时珍……他们从来都是与这个民族诸多开河先贤并驾齐驱的,并且都被老百姓传说得半人半神,有的干脆就进入了享受庙宇香火的神龛。这些庙宇和香火,完全发自世代百姓的心愿。即就是天地毁损,也有民众在原来的地方,以自己心目中的慈悲图像,赫然重建。为什么?西方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誓言说:“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……无论至于何处,遇男遇女,贵人及奴婢,我之唯一目的,为病家谋幸福……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,我苟违背,天地鬼神共殛之。”中国古人也讲:“才不近仙,心不近佛者,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,断不可作医以误世。”正是这种对医德的崇高要求和垂范,与天地鬼神似乎签订了互信的契约,奇迹屡现,从而让这些大医,魂灵高蹈在人神之间。

我母亲两次更换腰椎,都是大手术,让我从二十多年前,就与医者打起很深的交道来。后来亲戚患绝症,先后在全国多家医院,经历了六年的奔波医治,见过很多医生护士,包括护工。这些医者,绝大多数都不是我们熟悉的人,但他们

## 大爱医者

□陈彦



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敬意。我的亲戚朋友中,也有很多医者。甚至三个嫂子和一个堂兄,都是医护人员。我的大堂嫂,原来还是乡医。我十几岁时,就听到她半夜起来接诊,把病人问得很仔细,有时还要给病人做吃的。她们都在基层,也都退休了,但她们在生活中,都具有比常人更多的爱心。我想如果她们还在岗,疫情需要,也会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。这就是医者。我原来单位一个姓洪的女医生,在集体出差的火车行进中,一个老职工突然犯病,她对他直接进行人工呼吸,直到死亡后,她和临时“救护队”,也没有停住用呼吸来挽救生命。她是文艺团体一名幕后工作者,但危难关头,突然从艺术家群体背后站出来,实施了一个医者的最大人道、仁术、仁心。我们每个人都大概能讲出许多与医者的故事。尤其是在今天,看着医者的行动,让我们泪雨纷飞的,不完全是一种孤立的感动,而是对这种职业日积月累的感情沉淀,甚至是对一部人类生命健康演进史,蓦然回首时不能不产生的深情感恩。

医者,是生命健康的基石。医者,在很多老百姓心中,是介乎人神之间的“半人半仙”。但医者更是生命演进的早觉早慧者与科学研判者。生命的一切高贵,首先是存在、活着,其次是追求意义。医者,就是保障我们存在、活着的基础柱石。

曾经听医界的朋友讲,护士这个职业几乎家家医院都有大量缺口。“女孩子都不愿干这个了!”而这次疫情,有那么多美丽天使,在毅然向前。镜头前,我们看到大量的巾帼,在慷慨赴难。这是怎样一种泪崩的场面哪!泪崩在一个高度“自恋”的年代,还有这么多青年在舍己“怜他”,仁者爱人。中国最知名的大医林巧稚,一生像天使一样迎接来五万多个新生命,被誉为“万婴之母”。她最温暖的动作,就是每次进病房前,都要把听诊器在手心捂热,然后才搭在患者的胸口和肚皮上。这个动作已成为千千万万从医者的“下意识”动作,它也应该成为患者——我们所有人的“下意识”行为:在面对他人时,先捂热自己的手心。

短短一月中,从全国奔赴疫区的医者,已逾三万。加上武汉、湖北自己的从业者,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医者作战军团哪! 并且还在集结,还在驰援。灾害面前,我们再一次看得如此真切:大爱是医者。人间也需要大爱自己的医者啊!

## 读史札记

### 盈与虚

□佚名

孟子在《尽心》上,有这样一段话:“附之以韩魏之家,如其自视自视欻然,则过人远矣。”翻译过来,就是:“用春秋时晋国六卿中的韩、魏两家大臣的财富来增强他,如果他并不自满,这样的人就远远超出一人。”

这就是所谓“视盈若虚”,盛满中能保持虚静谦卑,是一个人很了不起的品质。可惜的是,现实生活中,这样的人,还是非常缺乏的。多的是自以为是、自矜功伐、自吹自擂、自高自大的人。其实,在道家,对这些骄傲自满的家伙,是很看不上眼的。《道德经》中,多处提到盛盈的危害。譬如在第九章中,老子言:“持而盈之,不如其已。”在第十五章:“保此道者,不欲盈。夫唯不盈,故能蔽而新成。”而在第四十一章中,老子更是明确指出:“广德若不足。”

老子反对盈满,强调“不盈”。他认为“不盈”的最大好处,是“蔽而新成”,换个词,就是“推陈出新”,也就是不断进步。反推一下,就会发现,“盈”的害处,就是不进反退,甚至可能一败涂地。为什么“不盈”会“推陈出新”?我感觉,恰若《诗经》里提到的,只有“不盈”,做人做事,才会“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”,也就是始终保持一份自我警觉,能虚心听取他人意见,能随时改正自己的缺点,这样,自然就会“蔽而新成”了。

就这个意义上,“虚”是人类进步的阶梯,也

是万物运行生长的必然条件。道家贵“虚”,道理就在这里。老子曾经打过一个比方,阐述“虚”的价值。他说:“天地之间,其犹橐籥乎!虚而不屈,动而愈出。”老子把天地比作一个风箱,里面是空的,却又不会穷竭,一旦发动起来,就会生生不息。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地指出,“虚”其实是天地万物不断更新“蔽而新成”的最重要的条件。对一个人来说,只有始终保持自己的“虚”,不盈满,他才会像大海一样,不断吸纳新的水源,从而促使自己变得更加博大而深邃。庄子将这种充满生长力量的“虚”比作一面镜子,他说:“圣人之用心若镜,不将不迎,应而不藏,故能胜物而不伤。”所谓“应而不藏”,就是始终保持内心的虚空,不自满,不骄矜,这样才能做到“胜物而不伤”,像一面镜子,看起来空空如也,却如苏轼说的“空故纳万境”,一颗心博大而深邃,来者不拒。

相反,若是一颗心变得盛满,就不可能再吸收新鲜的东西。来者皆拒,唯我独尊。大家想想,若是这样,这个人还有未来吗?特别需要指出的,有人在功业草创期,还是保持了虚静的,但是一旦功成名就后,就盛满起来。老子说“持而盈之,不如其已”,就是针对那些已经取得了很大功名的人说的。老子想告诫这些人,功名再显赫,也已经成为过去时,重要的是保持“虚静”,吸纳更多新的东西,争取更大的功业,而不是坐在已有的成绩上目空一切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#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

□阿来

●对创作者来说,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在今天依然是最有效的方法。

●行万里路就是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,到现实生活的深处更深处去增加阅历、体验人生、孕育情感。读万卷书则是不断提高知识素养和艺术修养,丰富文化艺术上的储备。毕竟,积累是创造的前提。

●这种积累既有纵向的对我们自身文化传统的精神溯源,也有横向的对其他文化的汲取借鉴。

●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紧密联系、相辅相成,是文学创作与修养的一体两面。去往任何一个地方,都需要先作知识准备,深入乡村要有乡村的知识,深入文化要有文化的知识,深入脱贫攻坚也要对脱贫攻坚各个层面有认知和了解,要提前做好案头功课。

●有些时候,我们四处行走却收效甚微,重要原因就在于把行走和读书割裂开来。如果走进山岳大川,连一点动物学、植物学、地质学的知识都没有,那就只能写些老生常谈。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固然好,但古人已经说过了,今人的表达在哪里?

●今人的表达必须建构在新的认知基础上。可惜在有些作品里,常常看不到科学进步给我们认知世界带来的改变,更不要说利用现有的包括人类学、社会学在内的很多学科工具和方法去观察社会现实了。

## 那些年那些事儿

### 踏咸菜

□高明昌

响应政府号召,居家自我隔离,就觉得一下子精神起来。不为别的,就为那个睡觉,睡觉睡到自然醒变成真的了,惬意至极。几天过去了,又突然觉得睡多了也不行,其他不说,这个腰有点软,有点酸,精气神反而不如前几年。想来想去,就知道自己骨头有点贱:这人啊,就是劳碌命,一天到晚闲着也不是件好事。还有就是:家里三顿饭,吃来吃去都是猪肉,炒来炒去都是青菜,而且青菜也不多了。

母亲说,人是要寻事做的,这样,娘儿俩去挑一担青菜,我们腌点咸菜,好哇?不是家里有咸菜么?你自己腌的自己欢喜。

我打小就知道,母亲腌咸菜是村里出名的,怎么腌法自然听她的。母亲问我,小时候腌咸菜的事情,你还记得哇?啥都记得清清楚楚,一样也没有忘记。

我记得当年,队上许多人家,居多是女同志,走过我们家,说是看看望望我们,在场地上一蹲,拉过一条长凳,就开始家长里短的闲扯,其实是兜个大的圈子,要几棵咸菜。那时候要多要少,都不叫一碗的,而是以棵论数。她们对我母亲说,想要有棵咸菜吃吃。母亲听了,自是高兴,因为别人的讨要就是一种肯定,这是母亲很光荣的时候。

母亲居多是挑了最大、最好看的给她们。而拿了咸菜的人家,碰到这样的热忱、爽气、大方,看到这样的咸菜,自然也是欣喜万分,表扬我母亲,说咸菜腌到这个份上,也是真本事,一定心灵手巧,顺带还会赞扬我们全家。她们不知道,母亲是专挑颜色黄白的、个大的、模样好看的送的。平日里都将这些咸菜压在别的咸菜底下,甚至是缸底,就怕父亲和我拿了吃掉;而留在缸面上的那些咸菜,棵棵都是相对小些的,有些还是墨墨黑、软塌塌的,咸菜的干都是荡下的,叶子也碎七碎八。

我第一次参加腌咸菜是七八岁的当口。那天的傍晚,母亲准备好了一切,先叮嘱我去洗洗脚,我就洗脚了。母亲在洗套鞋,我穿的小套鞋。洗好后母亲替我穿上,然后说一句,今天的咸菜,儿子腌的。说罢就把我抱进了大缸。往年的这个时候,父亲在缸里,母亲在缸外,一

个给菜,一个接菜,一个在缸边送,一个往缸内压。现在不是了,母亲叫我用手指抓住缸的沿口,靠在一边,母亲双手拿了青菜,往缸底放去,一棵挨着一棵,先是菜根往缸底,排成一个圈,缸的底是不平的,底的沿口是沉下的,青菜正好放进去。放好后,母亲在所有菜的上面撒了一层盐,然后对我说,你用脚踏好了,要像走路一样。我听了母亲的话,一圈一圈地踏去又踏回,像陀螺一样不停地在缸里打转。这踏菜就像游戏,脚脚开心。母亲叫我歇歇,然后又放了一层青菜,又撒了一层盐,我就晓得又可以踏了。

我觉得穿着套鞋踏菜不过瘾,就自说自话赤脚了。起先觉得很舒心,像踩地。没过多时,脚丫被盐水浸得钻心般疼了,母亲抱我出来用水冲,冲了一会儿就不疼了。母亲说,还是穿套鞋吧。我说,穿了不开心的,还是赤脚踏。母亲说,那就随你了,说完又把我抱进了大缸。这回脚真的不疼了,踏了半个小时,缸里青菜越来越多,我也听见了缸底的响声,好像水声。我问母亲,缸里有水了?母亲说对的,被你踏出来的。母亲很开心:今天儿子踏菜了,过段时间吃咸菜你第一个先吃,不过,还不晓得儿子的脚踏出来的咸菜是啥味道。说完,把我抱了出来,这回是把我把抱到板凳上的,说儿子累了,先吃口水,再吃吃饭。

我没有吃饭,自个儿洗了脚,又回到了母亲身边,母亲拿来一块洗干净的白布,盖住了青菜。这时候,父亲过来了,他扛起一块大石头,压在了白布的上边,问母亲:重量够不够?母亲说,够了,够了。

父亲转身看了看我,又望了望那只小口的缸,那神情有些怪样,但骄傲掩饰不住。

我记得清清楚楚,至今都没有忘记。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张红宇  
一版编辑:赫巍利  
一版美编:冯漫图  
图编:王泰舒

零售  
专供报

